

人在江湖

闻湜
主编

● 近代风云实录



中国文史出版社

D693.9
7

人在江湖

闻湜
主编

94665

2010/05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在江湖/闻湜主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 1

(近代风云实录)

(ISBN 7-5034-0704-2)

I. 人… II. 闻… III. 社会问题—中国—
民国 IV. D6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445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遵化市胶印厂

装 订: 南关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960 1/32

印 张: 5.875 字数: 100 千字

印 数: 1—11,000 册

版 次: 1995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4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DH01/05

目 录

保镖生涯.....	李尧臣(1)
人在江湖.....	(1)
镖行话趣.....	(7)
镖局与贼	(11)
劫镖	(14)
镖行零落	(18)
广州风月话当年	刘国兴(21)
阔客竞豪奢	(22)
弱女背人愁	(29)
妓寨的等级	(33)
科场外的赌博	商衍鏊(39)
闹姓的由来	(39)
闹姓的兴盛	(41)
闹姓对当时科举制度的影响	(46)
虞洽卿的一生	许念晖(50)
从学徒到买办	(50)
头炮打响	(54)
好景不长	(55)

政海奇航	(60)
快船触礁	(68)
结交新贵	(72)
柳暗花明	(74)
财源滚滚	(82)
黄楚九传奇	平襟亚(89)
上海二个半大滑头	(89)
伶界之争	(90)
大世界与新世界	(92)
交易所的闯将	(96)
妙计奇谋	(97)
股灾	(100)
上海滩的大赌窟——回力球场	毛啸岑(104)
回力球场的创设	(104)
回力球场发了“大财”	(108)
球场内的赌博	(113)
吃球场饭的人	(117)
吸血鬼步维贤	(122)
换汤不换药的“中华运动场”	(127)
上海股市话旧	许念晖(132)
乐园中的乐园	(132)
银行界和公债	(136)
公债之战	(139)
乱世投机略	(145)
几度夕阳红	(153)

天津金融大骗案纪实·····	曾衡三	(155)
盗宝沉冤·····	余 盖	(165)
博物院管理宝物制度·····		(167)
易培基错用两个冤冢·····		(169)
李宗侗得罪疯婆闯下大祸·····		(170)
张、崔、郑贿买证人反被易、李抓住 ·····		(172)
张、崔、郑封锁易方消息·····		(174)
萧襄沛枉作替罪羊·····		(176)
易培基未能反诉之原因·····		(178)
吴稚晖撰联挽易·····		(180)

保镖生涯

李尧臣

人在江湖

1890年(光绪十六年),我才14岁,就离开直隶(今河北省)冀州李家庄,来到北京,在荷包行学徒。1894年(光绪二十年),经人介绍,加入了会友镖局。为什么我能够进镖局呢?因为当时各县乡下,都讲究练武。农闲的时候,在场子里练;农忙的功夫,晚上也要在油灯下面练。所以一般人提到会不会武艺,总说你熬过两灯油么?当时地方很不安靖,练习武艺,一则可以防身,二则可以保卫家乡。我自小就跟着老师傅练,会打太祖拳。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离我家乡不远,有个绢子镇,非常繁荣,比县城还热闹。绢子镇上,开有很多镖局,会友镖局南柜就在那里。我家里和镖局早有来往。我也因为会点武艺,久想当个保镖的达官。所以在荷包行学了几年徒之后,又改行入了镖局。

当时北京城有八个大镖局,会友、永兴、志成、正

兴、同兴、义友、光兴、××，都在前门一带。会友镖局是最大的，开设在粮食店南头路西。另外还有些跑散镖的，没有镖局这么大的规模，可是名气大的，也总有人找他们保镖。其中最有名的，就属贯市李家，相传是彭公案中神弹子李五的后人。在我进镖局的时候，正是会友最盛的时代，在南京、上海、西安、天津各地，都有分号。镖局的规矩，和一般商号不同，都是师徒关系。那时，南北各地，师兄、师弟、师叔、师大爷，共有 1000 多人。常在北京柜上的，总有二三十人。总管事的人，我们称之为当家的。当时的当家的，名字叫作孙一廷，一般人叫他老孙四，我们称他孙四掌柜。

进镖局的首先得拜师傅。我的师傅名叫宋彩臣，师傅的师傅名叫宋迈伦，是清朝中叶有名的拳师。我在家学过太祖拳，乃是外功。镖局子的人全凭一身功夫吃饭。我的功夫还不到家，拜师以后，首先是跟着师傅学武艺。先练拳术，叫做三皇炮槌。三皇也叫作三才，就是天、地、人。后练六合刀。随后又练大枪，三十六点，二十四式。十八般武艺，差不离都练到了。以后又练水上的功夫。水里得使短家伙，分水搅、雁月刺、峨嵋刺、梅花状元笔之类，学了不少。水陆功夫学会了，就学使暗器。一般都知道，有些镖行的人能使飞镖，因此有人以为镖局的得名，就是因为使用飞镖的缘故，这实在是一种误会。所谓保镖是指保送的财货、银两，所以装着财货、银两的车辆就叫作镖车；

财货银两被贼截去，就叫丢了镖。镖局的镖旗、镖号，都是因此命名。至于飞镖，不过是一种武器罢了。镖行的人未见得人人能使飞镖。飞镖也叫斤镖，因为一个镖的重量足有一斤重。小说上说什么金镖，那是念别了。哪有用金子打镖的呢？斤镖比较笨重，身上不能多带。常用的暗器，还有紧背花装弩、飞蝗石子。

学会了软硬功夫，还得练飞檐走壁，蹿房越脊。所谓蹿房，是攥着房椽子头，往上一翻，一丈多高，一蹿就上去。落到房檐上，要轻轻落下，不能有动静。越脊，是说越过房梁，在房梁上走，不能在屋瓦上行走。踩在瓦上，嘎嘣一声，把瓦踩碎，别人就发觉了。因此就叫做蹿房越脊、飞檐走壁。上了墙，照例要在墙上往下面了望。看看院子里或花园子里有没有沟、井、翻板，有没有狗；听听有没有大人说话孩子哭。有时还要用问路石试探一下，要没有动静，才能翻身跳下；跳下去也要轻轻落下，不能有响声。

学会了飞行本领，还要练马上的功夫。古来作战，有车战、水战、步战、马战。保镖也得准备这四样和敌人打仗的技术。因为镖客在镖车上，拿着长枪，就和古时车战仿佛。在船上水里和敌人交手就是水战了。步战、马战，更是常有的事。和我同时，有名的镖客，有同兴镖局的武老飞，永兴镖局的葛老光。会友镖局里，我的师父宋彩臣，也是赫赫有名的。师叔鲁玉璞久走南路镖，武艺也十分出色。还有王芝亭、王福泉、胡学斌，都是会友镖局中有名的大辈。

旧时代，社会挺不安宁。各地都有贼人铤而走险。有七八十人一伙的，有二三十人一伙的，也有三五成群的，盘踞在各地。所以行路的人，就得找会武术的人保护。起先，有些会武术的人，住在客店里，等候客人雇用。他们只推着一个小车子，客人雇妥了，就推着小车子上路，一天要走 80 里地，这是镖源的源起。后来买卖一天比一天发达，就自己立个字号，开一家车店，备有轿车，听候客商雇用，这就是镖局子了。到了后来，又在各地设上了分号。

那时候，不仅单身的客人上路，要找镖局保护；商人运送货物，更得委托镖局，才能防止贼人抢夺。那些走马上任的官老爷（卸了任、发了财的更不消说了），也得请求镖客沿途保护。最后，连地方官运送饷银和各种款项，没有镖局随同保护，也休想平安无事。当时各地运到北京的银子，都是装鞘运送，一运就是几十万。运到北京珠宝市，化了之后，铸成银锭交库。镖局子把银子运到北京以后，还要负责交库。谁保来的，归谁去交。社会秩序越坏，盗贼越多，镖局的买卖自然越发达。

保镖，有水路镖、陆路镖。水路镖，是乘船；陆路镖是起旱。水路镖，镖客在船上保护；陆路镖，或者坐在轿车里，或者骑马跟随护送。拿当时会友镖局的业务来说，一共有四路的买卖。北路镖是张家口、热河；东路是东三省，营口、吉林、奉天，到黑龙江省城；西路到西安为止；往南是直到南京、上海。当时往南走

有两条官路，叫做东大道、西大道。东大道走任邱、河间府往南；西大道是走卢沟桥、涿州、保定、石家庄、冀州。要到上海、南京一带，须从河南郑州往南。水路是由齐化门内河奔通州外河，沿运河往南。因为镖局在外边走镖，北京城里有人往各地汇款，也都由镖局代送。事前镖局子到各商号联络，到时商店就把汇款连信送到镖局，请求代送。大约每带十两银子，给五钱银子报酬。等于是现在银行汇兑的业务一样。走镖的时候，捎带着就把这事给办了。

走镖，是镖局子头一项最重要的买卖；还有一项重要的买卖，就是看家护院。当时秩序不好，不单出门行路，有贼人拦路行抢，就是城里也不太平。所以当时的大宅门、大商号都得有看家护院的。这些看家护院的，不是他们自己雇用的，一般都是和镖局子接头，由镖局子派人前往坐夜。后来外国人到中国办了很多洋行、银行，他们也请镖局子的人去保护。前门大栅栏、珠宝市一带的商号，后来组织起来，办了商团。就由商团和会友镖局接头，替他们守夜。当时会友镖局每天晚上派出守夜的师兄师弟，总有不少人。如华俄道胜银行就由会友保护。大宅门找会友护院的不少，最有名的就是李鸿章了。

除了走镖、护院，还有一项买卖，就是保护库丁。原来当年当库丁是一项很肥的差使，库丁可以从银库里往外偷带银子。尽管防范很严，如库丁出来时要裸体打一个跟头，但库丁还可以从肛门里把银子偷

偷带出来。因为库丁这样发财，北京城里就有混混儿，专抢库丁，等于绑镖勒索。因此，库丁上班下班，都得找镖局保护，才能不被流氓绑去。

除此以外，当时北京的宝局（赌窟）和娼寮，也要请镖局派人保护。这是另外一些镖局所做的买卖，这些镖局，不在前面所说八家之内。因为他们专和这些娼寮、宝局打交道，八家镖局的人都看不起他们。

当时镖局给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服务，能拿多少报酬呢？那倒为数不多。拿护送饷银来说吧，1万两银子也就给50两银子。保镖的人，每个月也就挣四五两银子，头儿们也多了多少，七两二钱银子，那就是最多的了。有人说，李鸿章找的护院的，每月给几百两银子。据我所知，可没有这么些个。到了年终，柜上赚了钱，大家可以分点红，但那时当家的吃大股，一般人分的也不多。护送大官上任，遇见官儿高兴，送到以后，赏个十两二十两的，那是外快，不在正式收入之内。一个保镖的，每月虽只挣几两银子，可是吃的是柜上的，而且好吃好喝，生活还是挺舒服的。镖局子制度也不像买卖家那样紧，彼此都是师徒关系，论起来，是一家人，更不像当官差的有什么阶级高低大小，因此，一般都觉得干这行挺自由、挺舒服。所以我学了几年徒之后，就放弃了荷包行，入了会友镖局。

镖行话趣

我进了会友镖局以后，就跟师傅宋彩臣练习武艺。保镖的光会武艺还不行，必得学习行话。当时买卖家各行各业，都有行话，镖局子也有镖行的行话。不过，镖行的行话，不仅是在同行之间应用，主要是和江湖上的贼人见面，必须用行话交谈。这种行话，我们叫做“春点”，一般人就称之为“江湖黑话”。镖行和贼打交道，首先得会“春点”，彼此拉交情。镖行必须和气，光凭武艺高强，想制服他们，那还是不行。

我们镖局子里，白天在柜上，除了吃饭就是练武，傍晚，该去坐夜的就纷纷到各家住户、商号坐夜去了。轮着谁出去走镖，就得出去走镖，大约一个月平均轮上这么两趟。走镖的时候，看保的货物多少，由当家的派人。少则一两个人，多则十来个人（大约保一万两银子用一个人）。人多了，总有师傅或师叔、师大爷们带着，一切听他指挥。进了镖局以后，就得跟着保镖。刚进门的徒弟也是一样。所以徒弟也领工钱，不过比较少点。走镖的时候，遇见贼人，两下没说好，得交手了，当徒弟的格外得拚命向前。因为保镖全看个人的胆气，当徒弟的要不卖力气，让别人看着，就显着“没种”，没法出头了。总之，做贼的人，固然是亡命，保镖的也是亡命。你要豁不出去，不跟贼人较量较量，丢了镖，得赔帐不说，往后谁还找你！

镖行的规矩挺严，走路有走路的规矩，住店有住店的规矩。当我走镖的时候，早已不推小车了。客人坐在车上，货物也分别装在车上，车上插上镖局子的镖旗，保镖的骑着马跟在车前车后保护，一路上紧睁双目，刻刻留神。当时地方不靖，遍地是贼，有数十人一伙的，也有三五成群的，还有一两个藏在树林后面，看见单身人走过就行抢的。最后这种人，俗语叫作“打杠子的”，多半不是久惯做贼的，不懂贼的行话。他们见了镖局的大批人马，一般不敢出来行抢。

保镖的到傍晚太阳尚未落山，就要找店房住下。进了店房，必须派人守夜，以免夜间有什么闪失。进店以后，喝水吃饭，可不能洗脸。因为常在外面走道，一洗脸，让风一吹，就要裂口子。吃完了饭，守夜的守夜，不守夜的就去睡觉。第二天，天还不亮，就要抓早赶路了。

既然当时遍地是贼，走在路上就免不了和贼打交道。贼人隐藏在各处，冬天往往在地里趴着，夏天就在高粱地里藏着。有时打扮成种庄稼的、砍柴的，很难分辨出来。有些贼人往往在道路当中放上一些荆棘，拦住人马的去路。这些荆棘有横着放的，也有摆成十字的，不小心，马要让它扎着了，也就没法走了。保镖的一看见路上有这些荆棘，就知道有贼了。说句行话，这叫做“恶虎拦路”。这时，明知这些荆棘是贼人放的，还不能自己下马把它挑开，必须作好准备，和贼人见面。

这时，当头儿的立刻吩咐手下的弟兄们，作好准备，举着枪，拿着刀，看住镖车；当头儿的自己却要放下武器，紧走几步，向前准备和贼人答话。贼看见有镖车路过，也有个为首的上前，来和镖行办交涉。这时候，镖行的头儿就要满面笑容，抱拳拱手，先向贼人行礼，招呼一句：“当家的辛苦！”他也回答一句：“掌柜的辛苦！”按着镖行的规矩，“贼”是朋友，遇见了贼，就是朋友到了。如果是初次见面，他必问你：“哪家的？”我们就说：“小字号，会友。”接着他又问：“你贵姓？”我们就说：“在下姓×，草字××。”可是我们不能问贼：“贵姓”。要一问，他就该疑心了，你要拿我是怎么着。

“朋友”见面以后，必须拿黑话对谈，说明这一方确是镖行，对方确是“江湖上的朋友”。黑话的内容，不外两点：第一，彼此都是一师所传，应当讲江湖的义气。更重要的，镖行必须承认，你这碗饭是贼赏给你吃的。他问：“穿的谁家的衣？”就答“穿的朋友的衣。”要问：“吃的谁家的饭？”就答：“吃的朋友的饭。”这倒是句老实话，要没有做贼的，也就用不着保镖的了。做贼的，每天以打劫行抢为生，看着镖行的情面，有一部分“高高手，放过去”了，这不是做贼的给镖行留下的这碗饭么？所以镖行称贼作“当家的”，跟称呼镖行的“掌柜”一样。

两下里拉了一阵黑话，平安无事，放你过去。有荆棘条子的，他就替你挑开，表示他同意“借路”，让

你通行了。临分别时，我们还要客气几句：“当家的，你有什么带的？我到××（某处）去，20来天就回来。”贼人一般说：“没有带的，掌班的，你辛苦了。”

按着镖行的规矩，走镖沿途要喊镖号，也叫喊趟子。因此，走镖也叫做走趟子。镖行的镖号，就是“合吾”二字。喊法又有种种不同。如在住店或过桥时，喊“合吾”二字抑扬迂回拖得很长，这叫作“凤凰三点头”。平时所喊“合吾”二字，就比较短促，有时就是简单两个拍子“合、吾”。保镖的喊“合吾”，做贼的也喊“合吾”。路上遇见贼，双方谈妥，他准你过去以后，他就高声喊一个“合吾”。这时埋伏在附近的贼听见以后，也要回答一个“合吾”。有几个贼，就要喊几声“合吾”。有时贼人趴在地上，远远地看不见；但为首这个贼喊了一声“合吾”以后，就听见远远的“合吾”“合吾”，一声接着一声；贼人要多，“合吾”声就接连不断，喊上好大的功夫。

路上遇见贼，就要上前用好言应付。平安放过以后，就算没事了。遇见贼人不听这一套，硬要和你比武较量分个胜负的，那就只好和他相拼了。真正动手的情形，一百次也未必有一次。可是干镖行的死在贼手里的，也不在少数。

当我走镖的时候，在直隶、河南等地还有红枪会之类的组织，他们遇见镖行走过，必要找你比武。他们倒不抢东西，主要试试你的胆量、武艺，没有两下真功夫，遇见他们，也不容易过去。

镖局与贼

因为镖局子和贼讲“朋友”，所以贼到北京来买东西时，我们镖局子就有保护的责任。当时官面上有专管拿贼的采访局。他们称贼为“点子”。贼一进京，采访局就在后面跟上了。可是一看见贼进了镖局，他们就不敢拿了。为什么官面上还让镖局一头呢？因为镖行有后台，我们称之为大门坎，也就是当时在朝廷最有势力的大官。比如会友镖局，后台老板当时是李鸿章。他应名算是会友的东家，可是也不用他出资本。因为会友派人给他家护院守夜，拉上了关系，就请他当名誉东家。采访局要得罪了镖局子，镖局子跟李鸿章一提，一张二寸长的小纸条，就要了采访局的命。所以他们就不敢找镖局子的麻烦了。

贼到了北京，来到我们柜上，他和谁熟识，就由谁陪着。白天陪他出去买东西，晚上回局子里睡觉。在外头吃饭的时候，都由镖局子会帐。一日三餐，好酒好饭。做贼的进城，都打扮成买卖人的样子。进京的时候，身边带着不少钱。他买东西，自己付钱，这倒用不着镖局子破钞。

贼在北京住了几天，连买东西，带看热闹，住够了，就由镖局子送他出城。临走时，起五更，由镖局派轿车，还有镖局的人骑马护送。贼坐在轿车里面，送出城后，镖局子人就回来了。赶车的人早由镖局子交